生命中唯一的苹果

□赵亚东

朋友从遥远的新疆给我邮寄来一箱苹果。这些苹果特别好吃,清甜可口。我喜欢这些苹果,摆在茶几上,看着就很开心。可惜的是,来不及吃的苹果,放的时间长了,就开始腐烂,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苹果即使烂掉,那气味也是清香、甘甜的。

扔掉苹果是有罪的,我对苹果有不一样的感情,这和我打工时的经历有关。1998年,我刚开始在道外家具城拉三轮车时,每天赚的钱很少,只够我和媳妇吃饱饭。我俩一分钱都不敢花,十块钱的纸币在我这来说,是很大的大票儿,是舍不得破开的。那年我二十岁,身体瘦弱,体重才100斤,但是干的活却很重。一车家具几百斤,拉三轮车从家具城送到买主家里,要走很远的路,还要再扛上楼,送完一车货,累得像一滩泥。我身体不好,过于劳累时鼻子会出血,免疫力下降,经常重感冒。

那年四月初,天还很凉,我又感冒了,而且特别重,发高烧,直哆嗦。这种情况下,我白天还是要去干活,晚上回来再去小诊所打针。

我不能休息,也没有休息的本钱,如果我不干活了,我和媳妇就吃不上饭。那些天,我是白天赚钱,晚上再拿白天赚的钱看病、打针。我媳妇那时已经身怀有孕,身子不方便,但还是每天晚上陪着我去打针。因为没有零花钱,我俩很少买水果吃,萝卜便宜,她就吃萝卜,白菜便宜,她就吃白菜。我病得厉害,嘴唇都裂了,嗓子也化脓了。我和媳妇说:“我特别想吃苹果,吃一个就行。”媳妇翻遍了兜里所有的钱,全都凑在一起才剩两块多。她把我安顿好之后,跟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买苹果。”好半天的功夫,她才回来,坐在我身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我高兴坏了,接过苹果反复地闻,闭上眼睛感受苹果的香气。她把苹果洗了洗,刚要吃,护士就走过来,递给她一把水果刀。护士说,把皮削了吧,免得有农药残留。我们拒绝了。媳妇小声对我说:“把皮削掉扔了就太可惜了。”我苦笑了一下,对媳妇说:“你说得对,咱们可不能把苹果皮扔掉。”媳妇把苹果递到我手里,让我吃。我狼吞虎咽地咬,甘甜的苹果汁都淌到了手上。那个苹果是真甜啊,手指缝都被果汁里的糖分给黏住了。我开心极了,感觉病都好了一半。一个苹果吃掉了大半,我才想起来,媳妇还没吃,赶紧把苹果递给她,她又推给我,连声说:“我不吃,我不想吃苹果。”其实我知道,她是想吃的,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水果是多么重要啊。媳妇拗不过我,接过苹果,小口小口地吃,生怕把这个苹果吃没了。她咬得很小心,每一口都嚼了很多次,才舍得咽下去。她只吃了几口,就又把苹果递给我,让我吃,我不吃,她就生气,要哭的样子。我没办法,又假装咬了两口,再把苹果推给她,她也假装咬。一个苹果我俩好半天都没吃完,谁也舍不得吃最后一口,仿佛这个苹果永远都吃不完。

那个苹果的香甜,是刻骨铭心的,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苹果。儿子出生以后,面色不好,瘦小枯干的。接生婆说,这孩子营养没跟上,小身子骨太软了。我知道,这是媳妇怀孕时营养不良造成的,这让我的心里愧疚一辈子。

前两年,我痴迷读蒲宁的散文和小说。他写俄罗斯没落贵族的生活,笔触忧伤而又细腻。蒲宁一个人在深秋的果园里漫步,当他看到树上的叶子已经快要落尽,果实已经被收走,果园里空荡荡的,他的内心是无比苍凉的。但他还是偶然间发现一个果子,高高地挂在枝头,红红的,在秋风中摇晃着。当我读到这个情节,突然想起当年的苹果,那个我和媳妇舍不得吃掉的世界上最甜美的果实。我被蒲宁的果子激发了情绪,很快就写出了《被梦见的苹果》这首诗。

写《被梦见的苹果》这首诗时,我选择如实地书写生活记忆:“那时我的妻子身怀有孕/她对一个苹果的渴望/胜过世间所有的珍宝。”这一节是真实的记述,不煽情也不消费苦难。第二节,我在前两句进行了关于命运的思考:“一个苹果从树上来到人世/要走多远的路”,这两行字面上是写苹果,但其中隐含的是我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反思:从一个农民工到新闻记者,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到衣食无忧,事有所成,这漫长的二十年,我到底走过了一条怎样艰辛的路。接下来的两句,我又回到生活细节:“她盘算着,把积攒的硬币/一次次放在手心里。”通过还原当年的情景,进行刻画,写当年的贫穷与无助。诗歌是一定要有细节的,我一直坚信,感人的力量都在细节的镌刻中,没有细节的诗是立不住的。在最后一节,我把真实的贫寒状态和想象拼接在一起:“我们始终买不起一个苹果/我的妻子每天都做梦/深秋的果园里,有一颗被遗忘的果子/正慢慢地落下来/在漆黑的夜色中。”我写遗忘的果子慢慢落下,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渴望,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善良,始终努力,就一定能走出漆黑夜色,过上好的生活,有吃不完的苹果。

整理录入这首诗的时候,我又把最后一行“在漆黑的夜色中”这一句删掉,把“正慢慢地落下来”这一句单独作为一节,使这首诗从三节,变成四节。这样做是为了释放诗歌的空间,形成开放式的结尾,使语感变得更深沉、缓慢,仿佛这个果子真的在慢慢落下来,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写完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心无比酸楚,我把这首诗念给媳妇听,她哭了。我媳妇说,要把这首诗给儿子看看,我说,别给他看了,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勇气让他知道这件事。

城市书香

《幸福的苹果树》 油画 120×150cm 郭庆丰

夜市的榴莲

写人生意

□陈华

傍晚时分,压在头顶一整天的乌云终于薄了些。

飞机轰鸣着,偶尔从云里探一下头,眨一下眼。

这是住在飞机场附近的福利,可以近距离、慢镜头地看逐渐降落,或者正在起飞的飞机。

又到了每天散步的时间,我迈着不需要大脑支配就知道去哪里的脚,朝夜市走去。

保安大哥的笑容还是阴霾天之前的明朗,熟悉的话脱口而出:陈编辑,遛弯儿?

遛弯儿!问话没落地,答话就无缝隙地做了对接。

红灯在对面眨眼,我停住脚步。一辆电瓶车擦着我的身子停下。电瓶车上的女人看了看对面的红灯,又朝左右看了看。一耸身子,疾驰而去。我似乎看见她背上酣睡的孩子随着惯性摇晃了一下脑袋。

红灯眼睛要喷出血来,却像我一样,束手无策地看着酣睡的孩子,在车流中渐行渐远。

路边摊位一个连着一个,不是夜市,却生生地连成了夜市的模样。白日里走街串巷卖剩下的蔬菜瓜果,此时被有序地摆在了路灯下。

水果摊是个流动的货车车厢,一圈摆满了瓜果梨桃各种时令水果。中间倒置的塑料筐上放了块木板,上面有两个大榴莲,在昏暗的路灯下散发着独特的味道。

葡萄今天降了价,五元一斤。用手摸一下葡萄粒,有些软。

我提起一串,掂了掂,放下,拿起一串小的。

又过来几个人,也买了葡萄,还有一个人买了桃子和苹果。又围过来几个人,水果摊前热闹起来。

榴莲躺在水果中央,所有的刺都高贵地呲着,一副高不可攀,拒人千里的样子。

人们聚拢又散开,散开又聚拢。

榴莲静在中间,一副昨天,或者前天的模样。偶尔有人看一眼,或蹙眉做嫌弃状,或贪婪。

我也看了几眼,眼神里装满了贪婪。

榴莲被誉为水果皇后,身家不菲,身价也不菲,很高贵,也很孤独。

卖菜的大嫂不年轻了,笑容却永远年轻。遇见路过摊位的,脸上堆叠的皱纹里就挤出些讨好与巴结,笑容也流出蜜来。如果你不经意撇一眼她的菜,再还她一个敷衍式的浅笑,那她的殷勤便旋风般袭来。你得硬起心肠才能漫不经心地抽回目光走过。

一条草鱼死了,卖鱼的大哥心疼得直吸气:一共带了两条,死了一条!今天赔掉了!他提着那条鱼的尸体叫卖:草鱼,刚死的,死之前二十八块,现在十五块就卖……

蔬菜、食品那头是卖衣服的,从春到冬,从里到外,琳琅满目,价格低廉。

无论多好的衣服,只要往夜市的路边摊上一挂,就明珠暗投,没了身价。一些手翻来翻去,幸运的被几番拉锯战似的讨价还价后带走。不幸运的被翻腾几次再扔回来,又被卖家没好气地提起来,狠狠地甩两下,挂回去。

如果衣服也有思想和心气,如果衣服也喜欢文字,此刻会不会念出两句诗来: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卖东西的多,将一条街都铺满了。买东西的也多,将一条街都塞满了。

夜市很长,我从来没有全程走过。我需要的东西不多,也不想看太多,辣眼睛。

拐个弯朝僻静处走。路灯将我的影子拉长,我越走越急,想追上自己的影子,却总也追不上。

影子戏弄我,与我相差一步的距离,只一步。

又一架飞机轰鸣着从头顶掠过,里面不知道坐着些什么人,是回家的,还是离家的?

谁知道呢。

又
是红灯。
人一生要
等多少个红灯
呢?有多少人耐心
地等,又有多少人无视
红绿?

穿短裤趿拉拖鞋的男人,一只脚支住地,半个身子歪在电瓶车上,眼睛盯着红灯,手却伸向刚买来的几根芹菜。

红灯眨了几下眼,芹菜叶子跳出来两片。绿灯一亮,芹菜也择干净了。身子朝前一探,双脚离地,电瓶车离弦的箭一般不见了踪影,芹菜叶飘起来翻几个跟头,又原地落下来。

我在他身后翻飞的芹菜叶间,看见了尘世中一个幸福的女人。

这是多么暖人心的事。

水果摊还摊在夜市入口处,两个榴莲还高贵无比地傲然而立在水果间。

昨晚女儿和我说看上了一把小提琴,我迅速转账。女儿不收,红包躺在我俩聊天对话框里半天。我说:不要拒绝,妈妈有困难的时候你总是挺身而出,这点钱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女儿收了,说了很多见外的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女儿不再拽着我的衣襟,胆怯地向这个世界张望。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杜拉斯说:“我在孤独中谈论孤独,却从不觉得孤单。”她面容枯槁眼神明亮,又说:“我常在我的房子里感到害怕,却从没想过请另一个人住进来。”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
投稿邮箱:a84655106@163.com

新诗在线

没说辽阔

□黎光

放蜂的人,几小时前
把一群夏天
用卡车,运走了
只剩下雨的骸骨
飘摇在,蜘蛛的忧郁中

大片的葵花田,成熟了
转黑的葵盘被太阳的绣花针
挑了出来
温暖的鸟巢
把马兰花的影子装回大地的口袋
分享炊烟酒窝与河水白发

这是初秋。乘风庄的风
没有说沧桑,没说辽阔
低头工作的抽油机
不舍昼夜,把尘世的爱
一次又一次提纯

地窖

□张蕾

我们家老房子
截短的红地板下
藏着一个
和别人家一样的地窖
土豆梆梆下窖
我趴在地板上看秋天
顺便扒拉出我相中的几个

我们家的地窖
竟然也有木梯子
我举着手电筒
一边下梯子
一边数冬天
我忘了是它先过去
还是土豆先见底

我后来听人说
捉迷藏藏在地窖里的那个伙伴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我回忆一遍
一遍遍回忆
那黑漆麻乌的四壁
挂着我的泪滴

老房子拆掉了
迎风摇摆的土豆花
是固执的老样子
我一次未去
一次也未去
后备箱装着简单的收成
爸妈满手的泥

霜

□任家范

1
月光凝结
地面一层水银
像少女
化妆的粉底儿

草丛 树叶 瓦楞
似有若无的留白
冷艳而矜持

不要轻易触摸
以爱的名义也不要
沉凝了心事的霜色不很外露
露了痕迹稍纵即逝

远远地欣赏 静静地欢喜
季节嬗变的美

2
一万只天鹅的绒毛被风摘下

一场寒意
于昨日微温的午夜后
粉墨登场

接近冰凌的凉薄
逼迫蝴蝶蜻蜓
在花朵之前选择逃离现场

霜降降霜
秋光澄澈
枫叶站在太阳的额头
用火红的词语
与霜对话

3
现实的另一层含义是:
躲不过的劫
总要来

素面客 她的残酷
从一棵小草的根部下手
顺田埂沟沿蔓延

霜是稻谷绕不过的盅
遭遇过寒流
才有资格谈论成熟和收获
添上霜的一笔
才是完美的秋天

手机通话

□闫裕心

我望着仅仅隔着一层玻璃的世界
窗外的天地白茫茫一片
飞过的鸟却是黑色的

这是冬季打给秋季的电话
向秋诉说着那里的一切

秋看了看自己的窗外
刚想开口说话
手机却突然没电了
该怎么和冬联系呢
秋想了想
也许敲敲墙就可以了
因为冬就住在它的隔壁

另外一个我

□左远红

我想在九月做一件事
赶在霜冻之前
处理掉园子里的烟草
劝某人戒烟

注意收听天气预报
选一个晴好的日子刷刷老房子

我要跟自己说
别老往公路看
也别在黄昏时朝车站方向张望
不要去注意从大城市开来的列车

除了更凉的秋风
你等不到什么
试着奢侈一下
炖一只老母鸡
喝点烧酒
看孩子们在炕上蹦跳
趁醉把那信重读数遍

我没有邮资
我没有信纸和笔
我不能写回信
十月前后
我曾经想要做的事
想要等的人
仿佛隔着千年

松花江

□焦健

秋天的松花江
像打了油画的肌理
夕阳挥动着画笔
清寒的色彩
是我喜欢的蓝
金色波光刮刀般轻轻掠过

红嘴鸥凌波微步
不知从哪儿
撕开江面
江水微微泛起涟漪
像一片盛开的亚麻花
夕阳将向日葵点缀抛撒

此刻,我融于自然
如飞鸟和鱼萦绕在江畔
撩起江水
这色彩的元素汇集梦幻之美
轻轻碰触
一丝清凉,了无痕

响亮的季节

□哥舒离垢

曾不止一次在落叶的街游走
在故乡的沙石路上
看蚱蜢蹦跶,缓慢而执着
稗草泛黄,谷穗弯着水蛇腰

倾听一下这个季节
有没有可能,谁家小姑娘的
丝带被风吹过夏天,在此刻
挂在枝头,在此刻温柔飘摆

慢动作的手抚摸一下空气
往远处张望生活
棱棱角角的大山
把流云顶破,一片蓝天蓝

敞开渐深的秋,谁会不被吸引
除非苞谷轻率烘托起大雾
木柴烤一穗玉米,烧一捧豆荚
把她弯腰挥镰的身影又想几遍

微雨先于微凉
靠着四下都不挨着的岁月
惟愿这个季节丰盈,丰满
一年又一年,获悉,又经过

芦苇

□贤哲

有人说
你是因为秋
愁白了头
我却觉得
你是以雪的颜色
飘扬在冬天的旗帜
只为引导寒风
跟春天讲和

仙境

□许小良

深秋和落日跌入树屋后
西山招招手
夕阳跌跌撞撞归去
可怜的蝉鸣中气不足

阳气不够,耳鸣来凑
美好的幻景撕碎一张张贪婪的网
油炸后的金黄是一个个生命的血色标本
人类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

霜降,无需道具的雾
人间恍如仙境,也许雷同
手电筒的光似萤火虫
蝉鸣在树丫间隐隐约约

迟到的桂花送来浓香
金桔打着灯笼寻觅夜的梦
抚河的滔声轻一脚,浅一脚
我踉跄的悲情被风笛吹入秋天深处

家乡

□墨凝

父亲喜欢把秋色晒在屋檐下
那一串串红的黄的绿的
温暖着农家多彩的日子

母亲喜欢把秋天晒在小院的晾衣绳上
高粱秆的盖帘上、仓房的屋顶上
一群又一群觅食的麻雀
围上来又飞走
成熟的热度让它们不敢驻足

妹妹喜欢把秋景晒在屋门上
千层底的布鞋上、色彩单一的围裙上
妹妹用七彩的线
生动或挽留乡村最美的时光

我喜欢把金秋晒在朋友圈
散发着家乡土地特有味道的场景
挤满了一个又一个九宫格
他乡游子在点赞的瞬间
满脸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就像把头颅伸进阳光里的向日葵

静静地期待

□高原

天上的云,被越长越高的庄稼推远
一行行南飞雁,在阵形中沉浮
蝶儿、蜻蜓们不知去向
我假装看风景,看草木衰落
也看自己走向薄暮,背影是否挺直

秋雨嘀嗒,雨刷器若一把油纸伞
努力为我撑起一道视线。前方的路
忽暗忽明,砸在车窗上的碎雨珠
多么像爷爷曾经说过的梦
从时间的秒针上,一束束稻香涸润开去
有点妩媚有点甜

成熟的事物,在远处垂下头
偶尔抖一抖水袖,也抖落离别或轻怨
有人写悲秋,写伤愁
不知是否想到:秋天只是停下脚步
整理一下斑斓,把更多的希望
摁进辽阔的黑土地
而后,静静地期待春天

我想起了那些绿了又黄了的叶子

□何学明

背靠完达山,才有朝南的田野
我是穆棱河冲击平原放牧的羊群
我想起了云山湖,一个水手眼里的泪
我想起了北山公园,耸起的风
我的一生呼啸而过
在夜色里,看见高架上匆匆写下云山
两个带着温度的大字,我知道
云山,是我命运的流放地
我想起了水上公园,湿润的气息
一架桥的灯火如星斗的眼睛,透着幽暗的光
我想起了如海一般广阔的田野,春暖花开
也冰冷苍凉
入夏的麦浪,临秋的稻海
像父亲挥洒的汗水和擎起的火把
我想起了那铜紫色的胸膛,抓住黑暗的呐喊
让杂草丛生里,一群树靠岸
我想起了北方雪
冬天的嫁衣很美,故事很长
我们用一生的寒凉,注解着
一个北大荒人的足迹
歪歪扭扭,也坚实有力
我想起了今年走走停停的春天
像一块老旧的钟表
我仍爱着,只是比从前更安静和小心翼翼
每次从钟楼经过,恰是敲钟的时刻
宛如自己落入的时间深渊
有忧伤,也有沉溺的美好
我想起了我的一生,一头搭在童年
一头搭在落日之上
事业和情感就像树上的叶子,不是绿了,就是黄了
我对失败比胜利更有胜算
六月,有抒情的湿度,九月
有暗哑的弯度,十二月有落下的风度
走过的日子此刻倾巢而出
目光是疼痛的,此时
我在极力挽留夜色,愿这些种子长出的叶子
为一场遇见,绿了,黄了